

上海

闲话碎语 SHANGHAI XIANHUASUIYU

薛理勇 文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

闲话碎语 SHANGHAI XIANHUASUIYU

薛理勇 文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闲话碎语/薛理勇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12

ISBN 7-5326-1920-6

I. 上... II. 薛... III. 吴语—俗语—通俗读物 IV. H17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3752 号

责任编辑 余 岚

装帧设计 杨钟玮

上海闲话碎语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com.cn

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9.5 插页 7 字数 264 000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100

ISBN 7-5326-1920-6/H · 262

定价: 25.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56628900 × 813



薛理勇 笔名申持中。现任职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从事上海史研究，并担任上海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著作有《文以兴游——豫园楹联碑刻赏析》、《上海路名地名拾趣》《上海滩地名掌故》、《上海沧桑百年》、《上海俗语切口》、《上海妓女史》、《外滩万国建筑博览》、《闲话上海》、《上海老城厢史话》、《上海老学校》、《上海闲话》、《旧上海租界史话》、《外滩历史与建筑》、《食物趣话》、《消失的上海风景》等；主编有《上海文化源流辞典》、《上海掌故辞典》等。

前言 一

上海人把上海话一般称作“上海闲话”。“闲话”作为吴语词汇早已见于著录。宋人范公偁（苏州人氏，著名文学家范仲淹的玄孙）《过庭录》：“张康节公居江南，有词云：‘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范成大《积雨作寒》诗：“且唤园丁闲话，喜闻湖岸未颓。”陆放翁《雪意》诗：“闲话更端茶灶熟，清诗分韵地炉红。”从上引的诗文中可以看出，“闲话”义近“闲聊”。闲聊无正题，也许就是这原因，“闲话”又被引申而指“多余的话”、“无聊的话”，也就是市民们的话了。这本《上海闲话碎语》就是关于“上海话”的零碎记录，当然，书名中多了一个“闲”字，也说明本书不如专业的方言书那么地严格，而更多了一点市民气。这也许正是笔者所希望的东西。

根据语言学的理论，使用相同文字，可以通过文字交流的区域或范围，称为同一语言区，但是，在同一语言区内，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甲地区与乙地区的人们可以用文字进行交流，但因语言发音不同，不能用语言进行直接对话者，各地的语言就称之为“方言”。方言者，地方语言之谓也。中国地域辽阔，方言众多。黄河流域曾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王朝都建在北方，因此，中国把以北方方言为主，京城官方使用的语言称之为“官话”，犹如今天我们讲的“普通话”。上海方言只是中国众多方言中的一种。

中国的语言学家把中国的语言归纳和划分为八大语区，古吴地被划归吴语区（吴语的实际使用区域并无明确的界线，因不在本书叙述范围之内，暂不论述），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苏州是吴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吴语就是以苏州方言为代表的地方语言；上海西距苏州两百



里，古属吴地，沪语是吴语中的一个分支。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名门之家，虽然他十几岁就离开了上海，但是他依然能操一口地道的乡音，他曾对我讲：“就如俄国宫廷中以法语作为宫廷语言一样，以前上海的士绅和大户人家中，也是以苏州话作为日常用语。”可见苏州话对沪语影响之大了。

上海地区在古代处于吴越之间，由于吴越之间的战争不断，古上海地区时属吴国，时归越国，尤其是到了清康熙以后，与上海隔杭州湾相望的宁波、绍兴地区来沪谋生者数以十万计，自然，浙江方言对沪语的影响就不言而喻了。

清初，清政府长期实行“海禁”政策，限制和禁止近海航运和贸易，上海地区也长期处于封建的自然经济状况下，生产力发展缓慢。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军收复台湾，标志着沿海反清武装被全部肃清。两年后，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颁行“弛海禁”令，取消对近海航运的限制，上海位于长江的出海口，中国海岸线中点的优势得以发挥——上海港中兴了。据《上海县志》等相关资料统计，清雍正初年，分上海县长人乡东北之境增设南汇县后，上海县还有人丁46,787丁（清乾隆前实行“丁口税”，根据男丁征税，所以当时统计以男丁为准），估计实际人口约10万人，而到了嘉庆十八年（1813），上海统计人口为男丁280,911丁，妇女247,531口，合计528,442人。增长人口的相当一部分是从外地进入上海的客籍。今上海黄浦区东门外有条叫阳朔路的小路，以前它叫作“洋行街”，它是以闽广船商在此集中经营从南洋入口的商品而得名的，清乾隆《上海竹枝词》云：“鬻居奇百货盈，遐方商旅满江城。洋行街上持筹者，多学泉漳鸪舌声。”《申江竹枝词》中也咏道：“闽商粤商税江关，海物盈盈积似山。上得糖霜评价买，邑人也学鸟绵蛮。”毫无疑问

问，闽广方言对上海方言的变化产生过重要影响。据不完全统计，从清康熙五十四年上海出现第一家同业机构——商船会馆后，到1843年上海开埠的百余年间，各地商帮在上海建立的会馆公所不下五十家，而这些在短时期内涌入上海的商帮，对上海方言变化产生了很大影响。“街头巷尾皆吴语，数列祖宗半外乡”，这首清代竹枝词也多少反映了上海话一直处于潜移默化的变化之中。

1843年上海开埠，1845年英租界在上海建立，之后，美租界和法租界也相继建立。近代中国长期处于战乱之中，租界是一块极为特殊的地方，因此，每逢战乱和自然灾害，就有大批难民进入上海租界避难或谋生，如在1860年之前，上海英租界仅有人口万余人，当1860年李秀成率太平军东进后，就有大批苏南浙北的难民进入上海。据1862年统计，上海英租界人口达16万，在一年多的时间激增10倍以上，操着各地方言的人进入上海，对上海话的变化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想而知的。

上海的租界是“华洋杂处”之地，外国人在上海做生意或干其他事情，要学习上海话，同样，中国人要与外国人交流，也需学习外国话（当时以英语为主），于是在上海租界里出现和形成一种以上海话为母语，夹杂许多外语词汇的语言，英文称之为pidgin（旧汉译为“别琴”，今多译作“皮钦语”），而pidgin与pigeon（鸽子）的发音一样，故又被叫作“鸽子英语”，而上海人则以上海英、法租界的分界河——洋泾浜（1914年后填平筑路，即今延安东路）而称之为“洋泾浜语”。同样，洋泾浜语对近代上海语音和语词的发展产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

方言是指区域性的语言，一般冠以地域名来表示，如北京方言、南京方言；同时，方言还包括社会性语言，其中有行业中使用的行话（黑道行业中的行话则被叫作“切口”或“黑话”）及某种群体中使用的“隐语”。旧上海是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也是三教九流麇集之地，当行话、切口、隐语跃出原来的使用范围被社会广泛使用后，它就成了上海话中的组成部分。如股市行话中的“多头”和“空头”原意为股票买进和卖出，其外溢成为方言后，就具有“买空卖空”之义；“勒子”原为麻将术语，原意指一局麻将赌博中的最高限额，流入社会后，“勒子”又可喻最高价或最高限额，在上海的公交车上偶



尔可以听到：“买一张‘勒子’。”其意即指买一张最高面额的车票。

经济发展速度越快，社会变革越激烈，产生的新名词也就越多；同样，语词指示事象的正确性、直观性越形象化，该语词的生命力越强。每个时期在上海话中均会涌现出一大批新语汇，有些语汇出现不久即消失了，而有些语汇使用了数十年之后还在使用，其原因大概也在于此。

《上海闲话碎语》是一部以上海俗语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对于保存上海方言、诠释方言流变当有助益。当然，社会生活对语言的影响是多侧面的，在上海方言中亦是“鱼龙混杂”，对于糟粕部分，读者自会鉴别。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上海方言受到历史的洗礼是必然的。

前言 二

上海话的花头经特别多。比如切口是一种“隐语”，是一种特别的行话，一般把社会黑道中的行话称之为“切口”或“黑话”。切口源起于何时已难详考，但它确实与行当中为传递机密是有密切关系的。俗话讲：“军有军语，行有行话”，所谓军语就是军队中为确定对方身份和传递机密信息的“口令”，现代军事中可以用电报电话传达命令，而古代战争中常以信符为凭信传达指令和信息，但是，信符有可能被敌军截获和仿制，因此，战争中传达指令往往还在信符之外再使用事先约定的口令，这种口令就是军语，也就是隐语或切口了。如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爆发之前，社会上已流传“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之类的兆语，这种兆语可能就是张角通知天下各方于甲子年（184）同时起兵的军语。

隐语何以被讲作“切口”，目前尚无确凿的资料能作出答复，我以为这和古代汉字注音方法——反切法有关。在汉语拼音法和注音字母法产生之前，汉字注音通常使用的是反切法，即取某字的声母和另一字的韵母相拼产生第三个字的读音，如“元”字旧注音为“愚袁切”，即取“愚”字的声母y和“袁”字的韵母uan相拼为yuan，因其源于反切法而被称之为“切口”。明人《西湖游览志余》卷五中讲：“杭（州）人有以二字反切一字以成声音，如以秀为鲫溜，以团为突来，以精为鲫令，以俏为鲫跳，以孔为窟笼……”称精为鲫令和称孔为窟笼在现代的上海方言中依然存在，如上海滑稽戏演员袁一灵的拿手戏——绕口令《金铃塔》（曲名的写法很多，依唱词似又可写作《精灵塔》）中反复唱道的“鲫令又鲫令”，“鲫令”即反切成声的“精”，“鲫令又鲫令”就是“精（致）又精（致）”。

现在能从当今流传的切口中找出源起于反切法的切口并不多。旧日在盲人

中广泛使用一种特殊语言——盲语。盲人们想对同伴叙述不愿被第三者知道的事时就使用只有盲人才能听懂的语言，这种盲语就是以反切原理构成的，如“我们赶快走”，讲成盲语是：“五可莫困古寒苦安子候。”我没有做过调查，现在盲人中是否还使用盲语？另外，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上海（也包括其他地区）的稚童中也广泛流传一种特殊形式的语言，他们为使自己的谈话不被他人（主要是家长和老师）听懂，在语言的每个字中夹杂一个与语意毫不相关的字，如“我们赶快走”可被讲作“我罗们笃赶加快格走留”，这样一句5个字的语句被发了10个音，不熟悉这种语言规律的人是听不懂的。也许这种语言又是以反切原理构成的盲语的变体。

切口之名称得名于反切拼音法，但切口的来源又限于反切法。如元末明初的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讲：“杭州人好为隐语以欺外方，如物不坚致曰憨大，暗换易物曰捌包儿……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仓猝聆之，意不知为何等语也。”可见城市各行业中流传行业中惯用的行话，切口也是一种行话。

清代以后，秘密会党日渐发展，其中又以清帮和洪门为主要团党。由于清帮和洪门是秘密会党，为了识别对方是否是同党成员以及转达机密指令，清帮和洪门内也广泛流传和使用隐语，这种语言在清帮内讲作“海底”（以语言识别对方身份讲作“探海底”），而在洪门内又讲作“花点”，但民间则统称其为“切口”。近代以后，不论清帮和洪门都已叛离了原来成立时的宗旨，而成了以无业游民和江湖游侠为主体的社会秘密团伙，他们所操职业和谋生手段非同于正当职业，也即黑道行当，于是从原来的切口中又派生出更多的切口，我没有统计过有多少切口，但是，切口所隐指的内容一般离不开黑道行当，如相夫（跑江湖者）、小条子（记名记事牒子）、种荷花（打死人而沉入水中）、喷筒（枪）、半吊子（不讲人情者）、一枪头（一次性骗人买卖）、皮子（服饰）、条子（女人）、开条子（拐卖妇女）等等。而与此同时，行话被指称行业术语，切口在人们观

念中就被认为指非正道中流传的特殊语言了。

俗语，一般可以释为约定成俗而又在民间广泛使用的语句，如上海话中的“阿木林”、“十三点”、“吃豆腐”之类，但是不少俗语又借以隐指不便明言的物或事，如苏北方言“弯弯”原意为河蚌，但在俗语中则隐指女阴；又如吴方言中“落苏”即茄子，而俗语中又隐射男根，于是有的俗语也被误释为切口了。

随着语言的发展，不少切口和行话外传而成为民间广泛使用的语句，如切口“小刁码子”原意指两帮相打而袖手旁观者，其成为俗语后就泛指小气鬼了；“洋厘”原是金融术语，指银洋在官价和市场价之间的差价，而在俗语中则泛指价格。解放后，黑道切口依附的社会基础不再存在，不少切口也随之消失，我们只能在书籍和档案中找到它们了，有的切口已演变为俗语而成为上海方言中的特殊语句。

切口和俗语是方言的一部分，因此只要有社会存在，就会产生和流传。切口或俗语的流行程度又是和社会的稳定与否密切相关的，如解放初到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社会比较稳定，社会流行切口和俗语的范围和程度就相对较少，但60年代初开始，我国进入“三年自然灾害”的经济困难时期，社会也出现暂时的混乱状况，于是社会上流行或产生新的切口和俗语的程度明显上升；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提出了“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经济体制改革方针，这个方针大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在各领域内也产生了“鱼目混珠”的现象，如利用职权中饱私囊，偷盗赌博、投机倒把的犯罪案例有所上升，这一时期新产生切口和俗语的速度明显加快，切口和俗语的使用周期也随层出不穷的社会怪现象而明显缩短，一批俗语出现后没流传多久又被另一批新切口替代。切口或俗语主要先形成于社会底层，然后向社会的其他方面蔓延，社会底层的民众文化水准较低，他们总是用近似粗俗而又十分形象的语言来比拟社会上存在的普遍或比较普遍的行为或物事，如“宝大祥”是上海家喻户晓的名店招牌，于是信手拿来就成为指称赌博中“保赢不输”的老手，煤饼是多

孔的成品燃料，于是“煤饼码子”被用以指称滥交乱淫的暗娼；上海闹市的商店为了保障商店和顾客的利益，聘请一些退休工人在商店中设岗巡查，于是这些站岗者以及便衣也被隐称为“岗子”。因此，要了解切口和俗语的产生原因及流变过程就必须熟悉社会下层的生活情况和风土人情。

由于切口和俗语主要产生和流传于社会下层，其所隐指的内容又比较多地集中在非正道中，解放后，在语言中夹杂切口会被人误解为流氓习气，解释和研究切口也会被人视作“歪门邪道”而鲜少有人敢于问津。事实上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语言都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风俗民情，而切口和俗语最能反映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社会下层的特征，因此，研究切口俗语之形成和流变应该是研究社会风俗史之门径。

切口和俗语最初主要形成和流传于黑道和社会底层的民众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有的切口或俗语原来所指的社会事象或消失、或演变为另一种事象，一般来讲这类切口和俗语似乎也应随着所指现象的消失、演变而消失、演变。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语言或语词的特殊性就在于延续和引申。那些流传已广的切口和俗语在短期内不会因原来所指事象的消失而立即消失，它们有可能引申而指相似或不相似的事象并仍在社会中广为流传。如“下海”一词原为清帮切口，指常人加入帮会组织，亦指良家子弟为娼为伶等事象。解放以后，坚决取缔了卖淫活动，大部分黑道行业也相继消失，于是“下海”一词主要流行于曲艺行业中，指称某人加入职业演员行当，其词也不再含有贬义；改革开放以来弃政就商、弃职经商的现象极为普遍，于是人们信手拿来把“下海”指称改行经商者，“下海”一词也由切口而变为民间广为使用的俗语。

现在，要区分切口与俗语已越来越难。同时，今天尚在流行的旧日的切口和俗语与其原来的意义又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要把切口和俗语进行分类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

目 录



前言一 / 1

前言二 / 5

猪头三和寿头 / 1

“洋泾浜”说洋泾浜 / 5

扎台型和出风头 / 8

红头阿三的来历 / 12

撬边和起蓬头 / 15

仙人跳与放白鸽 / 18

卖野人头和拆穿西洋镜 / 21

拆白党的由来 / 24

“俱乐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 / 26

敲竹杠即 chow bamboo 的洋泾浜语 / 28

克拉斯，老克拉，老狄克 / 31

“下饭”也是上海方言 / 33

上海食品中的广东皮钦语影响 / 35

阳春面与过桥面 / 38

腌笃鲜和水pu蛋 / 42

“剥皮大烤”与“薨” / 44

水产中的俗语 / 46

喜蛋说“喜” / 49

草鸡释“草” / 52

大闸蟹应写作大煤蟹 / 54

蟹话之一——大闸蟹 / 55

蟹话之二——一蟹不如一蟹 / 58

跷二郎腿和脚跷横天宝 / 62

何谓“飞苍蝇” / 64

麻将中的俗语及其他 / 66

麻将牌为何称“麻将牌” / 70

出烂厠与鸭尿臭 / 74

翘辫子与曲辫子 / 77

叔人和赵话 / 79

放野火与刮讪面孔 / 82

“捣浆糊”并不好捣 / 84

搨便宜和骹三货 / 87

斩 / 89

野胡弹和装野胡弹 / 91

揩油和吃豆腐 / 95

吃讲茶是民间调解行为 / 98

连襟·连裆·撬边 / 101

花好稻好 / 104

鲜得来眉毛也落脱了 / 106





- 小热昏 / 108
- 王伯伯与黄牛 / 111
- 拖油瓶是什么意思 / 115
- 水老虫和跳老虫 / 118
- 白鼻头和白蚂蚁 / 120
- 三只手、铤手、开gua / 123
- 老头子和老娘 / 126
- “咸水妹”的出典 / 129
- 从巴子到台巴子 / 131
- 毛脚女婿与通脚 / 133
- “老爷车”释“老爷” / 135
- 阿飞与瘪三 / 137
- 流氓、盲流、民工 / 139
- “黄胖”是什么 / 143
- 洋盘与冲头 / 145
- 老枪和燕子窝 / 148
- 从“清爽冬至邋遢年”讲起 / 151
- 行情行市和交交关关 / 153
- 大兴和大卡 / 156
- 弄堂为啥叫“里弄” / 160
- 名堂与搞名堂经 / 164
- “赤佬”的来源 / 166
- 丹佬和摆丹佬 / 169
- 破靴党和破鞋 / 173
- 河东狮与上海的“雌老虎” / 175
- “枪势勿要太足喔” / 179

江南犹忆“茶炉子” / 182
“崭货”应作“栈货” / 184
阴丹士林蓝 / 186
号头、礼拜、星期 / 188
澡堂称“混堂” / 191
溷器为何叫“马桶” / 194
城市道路称“马路” / 196
聆子、攒聆子、接聆子 / 199
门槛和潮州门槛 / 202
海派是个不好的字眼 / 206
三脚猫的故事 / 211
消失的“三三”“木良” / 214
紫姑神与黄坑三 / 217
空心大老官与拆空老寿星 / 220
三吓头和攒榔头 / 223
“老举”与“老举三” / 226
上海方言中“大”该怎么念 / 230
沪语“阿拉”来自宁波方言“鹤拉” / 235
单脚行走讲作gěnn / 238
来三与推扳 / 240
赖皮该怎么写 / 244
火车站台称“月台” / 245
“山上下来格”与“挑人上山” / 247
何谓“拉皮条” / 250
轻骨头、额骨头、蹙眉头 / 252
“白相”并勿“好白相” / 254



人港和泡汤 / 256

大一zhe、小一zhe的zhe该怎么写 / 258

风吹金铃何以“汪汪响” / 260

劈硬柴和乘柴舁船从十六铺上来格 / 261

一鼻孔出气和一只袜统管 / 264

三六九和三六九捞现钞 / 266

勿管三七念一和九九烂到九 / 269

808 与 803 / 272

人民币数额的俗语 / 274

眼睛打八折和一百零一只 / 278

嫌绩圈内的行话 / 280

银元的各种俗称 / 284

股市中的俗语 / 287

沪语种种（一） / 290

沪语种种（二） / 292

程度副词——“邪”和“邪气” / 295